

刘俊谦：红在当下台湾的香港演员，广东话与翘尾国语之间 | 专访

“我们（我与观众）就是萍水相逢的关系，真实的我有千疮百孔，有很多黑暗面，但这些东西我不会说，我也不要给大家知道。”



香港演员刘俊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红眼 发自香港

刊登于 2024-03-29

[# 刘俊谦 # 小晓 # 周冠威 # 张国荣 # 梅艳芳 # 在台港人 # 台湾电影](#)

🎁

分享全文

➞

🔖

💬0

离开是为了回来，所以好不容易又再遇见刘俊谦，在香港。

香港观众所认识的刘俊谦，可能是那年《幻爱》（导演周冠威，2019）里带著创伤后遗的精神病人，或者是《梅艳芳》（导演梁乐民，2021）里踌躇满志的年轻张国荣。但在过去一年，却有更多台湾观众通过电影《小晓》（[导演靳家骅专访](#)，2023）和Netflix单元剧《此时此刻》，开始认识已在台湾发展了一段时间的刘俊谦。而刘俊谦“在台湾爆红”的说法，又由台媒传回香港，给香港影评人特意书写一番，给观众看到。

刘俊谦形容自己较同代演员老派，那如果用老派的电影人人生观，角色都总是继承著演员一些经历和心事的。而在《小晓》故事里，他就把一个默默改变自己，融入台湾新环境的香港人保罗演得栩栩如真。只见他彬彬有礼，笑容可掬，要让大家觉得他是个容易相处的好好先生，但其实，他有好多秘密。他会愤怒，会徬徨，人在台湾，是个寂寞先生。

回到香港，那天阳光明媚，但照在他轮廓深邃的脸上，像是拉出了好黑的阴影。

从“演过张国荣的香港男星”变成有名有姓的刘俊谦，他说：“香港演员去台湾，对台湾的导演、监制来说是有一种新鲜感，台湾观众亦可能觉得惊喜大一些。但要怎样维持下去呢？因为新鲜感很快就会失去了……”

香港演员的台湾口音

一言以蔽之，刘俊谦予人印象很美，美好到不得了，从外表、身材、演技到衣著、谈吐、修养，他无一不讨好。但太过完美，就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，还好在《小晓》里，我们总算找到他的一点“缺陷美”：刘俊谦的国语（竟然）不是太好。香港口音很重，同时又作状得很明显，似是想去模仿台湾人说话翘尾的口音。有点邯郸学步。

尖沙嘴，九龙公园前面的红绿灯，刘俊谦停下，笑著说了两句国语，证明既不是演技，也不是角色设定，“本身就是讲得不好啊，那时候（《小晓》于 2022 年开始拍摄）我练了一个多两个月，自己不断练，又想讲得地道一点，所以去了学他们的台湾口音，但发觉原来更差。始终，语言这件事真的需要时间，不是用两个月就可以。”

不过，近期看刘俊谦忙著穿梭台湾众多综艺节目和电影宣传活动，跟台湾演员谈笑风生，国语比初到台湾拍摄《小晓》时已经顺畅得多。如他所言，到台湾拍戏不经不觉都一年多了，最明显是看到语言上的进步。“但可能那种不好（国语），变相就成为了这个角色的一部分。”他打趣道。

在电影《小晓》里，我们总算找到他的一点“缺陷美”：他的国语，香港口音很重，同时又作状得很明显，似是想去模仿台湾人说话翘尾的口音。有点邯郸学步。“但可能那种‘不好’，变相就成为了这个角色的一部分。”



香港演员刘俊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刘俊谦在戏中饰演的保罗，处事圆滑，待人友善，却从没提过香港人的身世——就好像不能让人发现他与班上学生的母亲有越轨关系一样，他一直做好校园里的师生角色扮演，同时不断适应异乡生活，“当身边全部人都是地道的台湾人，突然出现一个口音这么怪的人，因为他的确是香港人嘛，他要很努力去迎合那个环境。”

他解释，导演靳家骅没有要求他把国语练好，反而利用了他语言上的瑕疵来配合角色背景。“实际拍戏的过程，没有太多语言沟通问题，但是很多时候，还是会感受到文化差异。当我去到台湾，要怎样面对一个新环境，跟一些刚认识的导演和演员相处，刚好跟保罗所面对的事情很相似。”

谈到文化差异，尽管大家都会觉得香港跟台湾很接近，但实际上又不是这么近。“其中一样是香港人很直接，无论是说话，或者思维，都是 A、B、C、D、走、走、走，不想跟你浪费时间。”刘俊谦笑著说：“但台湾人就不是这样运作的，他们习惯要一个过程去慢慢一起研究，一起去消化。所以他们的前期准备时间是比香港要长很多，但是反过来，可能本身我的性格是比较慢，反而会觉得在创作上，令我放松一点。”

是的，香港就一点也不放松了。以刘俊谦这一天的访问行程为例，就排满了十多个专访，直落夜晚两场映后谈。

以为寒暄几句，快问快答，其实不是。人在台湾的这段日子里，刘俊谦似乎藏起了不少心事。

台港文化差异，“其中一样是香港人很直接，无论是说话，或者思维，都是 A、B、C、D，不想跟你浪费时间。但台湾人习惯要一个过程去慢慢一起研究，一起去消化。所以他们的前期准备时间是比香港要长很多。”

很边缘，但有一种凝聚

疫情几年，香港演出工作不是搁置就是腰斩，刘俊谦却运气不错，辗转到了台湾发展。如今说得轻松，但他坦言，本身已经做了演员一段时间，要去另一个地方重新开始，难免有迷失过。

“那时候留在台湾半年，接了三套戏，每日我都要跟自己说，我不可以确诊。因为我一旦确诊，就要停拍六天，会影响人家整个拍摄。而我自己一个，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，那种孤独感……”他接著说：“而且，譬如刚才我们说到语言的问题，对我都是很大的困扰。角色上，并不是一定要把国语说得很好，但如果我的说话表达得不好，又怕会连累整部戏。”

“但如果我不是经历了这样的改变，我不会决心练好国语，就是离开我很熟悉的广东话，用另外一种语言演戏，其实一个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习惯，所以这个挫败，同时间又好像是冲破我自己生命中的一些东西。”刘俊谦如是说。

踏破铁鞋从头开始，似乎让他走得更远，更上一层楼。这半年开始，刘俊谦已经成为台湾综艺节目“常客”，台湾媒体对他亦愈来愈有兴趣。从“演过张国荣的香港男星”变成有名有姓的刘俊谦，却形容自己谈不上有什么野心：“当有一些香港演员过去，对台湾的导演、监制是有一种新鲜感，台湾观众亦可能觉得惊喜大一些。但要怎样维持下去呢？因为很快就会失去新鲜感了，那就是接著要面对的问题。”

“我想将那个意义找出来，想有营养一点。我想自己的内心可以被滋润之余，观众也可以得到滋润。”



香港演员刘俊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香港演员刘俊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香港演员刘俊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香港演员刘俊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但我不是一个很aggressive的人，从香港到台湾发展，心态都比较随遇而安。我经理人倒是一个很积极的人，所以很多机会都是他帮我去争取。”转念想了一想，刘俊谦忽然说：“但如果你问我，我自己是有一些很想做的事，不过，我觉得自己的目标很虚无飘渺。”

“因为并不是说，我好想拿到什么奖，我好想赚到多少钱。”他笑得有点自信，却又有点腼腆：“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作品出来，但这件事说出来很虚无飘渺，所以现在除了演戏之外，我开始慢慢学习写作，我想我会想开发（编导）这个领域，同一时间也会继续做演员，我想将那个意义找出来，想有营养一点。我想自己的内心可以被滋润之余，观众也可以得到滋润。”

当然，刘俊谦并不是完全一帆风顺，在台湾做出了成绩的另一边厢，他在香港却两度与剧场错身而过。两年前香港艺术节原定上演《我们最快乐》，刘俊谦本为主演之一，但碍于疫情取消，改期再演，刘俊谦的角色却已改由梁仲恒取代。而原定今年五月于香港艺术节上演的《罪与罚》，本来已公布由刘俊谦与颜卓灵主演，年初又突然传出坏消息，需要延期到2025年。

尽管缘薄，但作为演员，剧场对刘俊谦来说，却任何时候都占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。“只是现在可能少了机会去做。但是对于我来讲，最深刻的依然是舞台、剧场这个地方。它是我的根，我不觉得自己会离开舞台这个地方。”刘俊谦说得笃定。事实上，刘俊谦是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毕业生，在他成为电影、电视剧演员，或是 MV 男主角和广告模特儿之前，剧场是他的出发点，一切演出的开端。他形容，剧场带给他的满足感，始终跟拍电影电视剧有些不同。“电视电影是一个相对上比较大的世界，里面会有很多可能性，会有很多机会，它像是我一个工作的领域。”

“你会看到观众可能只是一百多人，但是大家肯花一个晚上两个多小时，这样去看一个实验性的作品，我觉得这件事是很浪漫的。”

“但剧场有点像是我家，譬如有时我回去前进步（前进步戏剧工作坊）看演出，感觉很窝心，好像回到家里一样，尤其是看一些比较实验性的作品，你会看到观众可能只是一百多人，但是大家肯花一个晚上两个多小时，这样去看一个实验性的作品，我觉得这件事是很浪漫的。”

或者，是像他这样一位演员的乡愁。

“虽然是很边缘，但总是给我一种凝聚的感觉。”刘俊谦说。

与观众是一种萍水相逢

置身这个人人都是网红的时代，撇除那些带货直播活动不说，演员歌手开Live跟分享私人生活，其实都很平常，但刘俊谦很少做这些活动。这几年来，他的社交帐号除了商业广告，没提及任何个人生活。

“因为我老了，哈哈。”刘俊谦坦言，自己并不是一个活跃于social media的“老派”演员：“对我来说，可能我喜欢更真实的东西。譬如我现在跟你聊天，我是感觉到你的。所以，我不喜欢玩那么多社交媒体，有时它好像令人沟通联络方便了，但我认为它反而拉远了人和别人的距离。我感觉不到那些文字，或者那张照片。”

“有些人是在经营它的真实，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我不喜欢，不想去计划任何东西给别人看。譬如我去做些什么都要告诉别人，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多了一种我要宣传、我要经营的成分。”

香港演员刘俊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“很多东西就是……或者你可以说有些人是在经营它的真实，但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譬如我去做些什么，我都要告诉别人，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是多了一种我要宣传、我要经营的成分。我不喜欢，我不想去计划任何东西给别人看。”说著，他瞄了还没追上来的经理人一眼，笑道：“所以呢，我的帐号就变成了一个，很没有感情的地方。”

然而，有时候看著刘俊谦本人，都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，从外表到内涵，里里外外的他甚至比自己在电影里的角色更像一个完美角色。冒犯一句，其实这样子的刘俊谦，都可能是一种经营？

“那是你看错了我。”他答道。

刘俊谦不是刚入行的新人，作为演员，他理解自己身上会有许多观众的美好的投射。“对我的观感是属于大家的，是大家的想像，所以我无法控制，但是你问我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呢？那当然不是。只是我不会将自己很多的黑暗面，或是我的很多愤怒，在一些公开平台，或者对著访问表现出来。”

“有些人觉得不是啊，既然你做演员，特别是现在这一代的演员，就要当所有观众都是你身边的朋友，因为很多人想窥探你的生活。”稍顿，他接著说：“可能我的信念比较旧派，我依然是对这件事……是的，我是有保留，我觉得，如果我想观众可以没任何前设去看我的演出，他们就不要那么认识我，或者不要觉得我那么重要。喜欢我有份参与的那些演出，那就够了，我觉得我们就是萍水相逢的关系，真实的我有千疮百孔啊，有很多黑暗面啊，但这些东西我不会说，我也不要给大家知道。”

那才发现，刘俊谦语气和眼神不带笑的时候，原来也挺锋利。

“刘俊谦这个演员也是我的一部分，不能说跟我很有距离，但是有很多面向，我平时未必表露出来。我可以躲在作品或角色的背后，它们有一些是跟我自己有关系的，但观众不会知道。我不会告诉别人，但我喜欢这种距离。”

“譬如你去评价一个画家，你是去评论他的画作，但是演员呢，很多时候被人评论……你就不评论那幅画，你是直接去评论我。”刘俊谦继续说：“而我在这些过程就是不断反问，我是怎样？我好不好？我的价值是什么？我怎样可以做好一点？或者为什么我一直都做不好？这些自我对话，其实最终是问一个问题，就是：我是谁。演员的工作令我很多时候都会问这个问题。他没有改变我，但我好像愈来愈认识刘俊谦这个人，无论是他好或者不好的地方。”

跟刘俊谦在街上走过，认得他的途人并不少，偶尔有影迷主动上前找他合照，他总是笑著说好。然后又再回到刚才的话题。

“刘俊谦这个演员也是我的一部分，不能说跟我很有距离，但是有很多面向，我平时未必会说，也不会表露出来。或者我想透过创作，将那些东西放在我的表演里去表达。”用刘俊谦的说法，这才是他比较喜欢的距离：“就是我可以躲在作品，或者角色的背后，它们有一些事情是跟我自己有关系的，但观众不会知道。我不会告诉别人，但我喜欢这种距离。”

香港演员刘俊谦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[# 刘俊谦](#) [# 小晓](#) [# 周冠威](#) [# 张国荣](#) [# 梅艳芳](#) [# 在台港人](#) [# 台湾电影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[點擊了解更多](#)[會員計畫](#)